

## 亨廷頓伯爵夫人

轉移社會文化的手

亞谷

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，機器代替了人工生產，血汗和生命，成為生產的原料；管理機器的人，變成被管理的機器，人變成了機器的部分小零件。大批的勞工，離開了農村，到城市中求生活；城市在擴展，財富在集中；在另一方面，工人生活在悲慘的環境中。這一切，都標識著需要革命。

革命終於來到了。但不是政治的革命，而是靈命的復興。神藉著祂的器皿，約翰和查理衛斯理兄弟 (John Wesley, 1703-1791; Charles Wesley,) 和威特腓 (George Whitefield, 1714-1770) 領導的循理派運動，大西洋兩岸的復興，使福音廣傳。其中一位主要的支持者，是亨廷頓夫人 (Selina Shirley Hasting, Countess of Huntington, 1707-1791)。

她出身貴族世家，施利伯爵 (Earl Washington Shirley) 的女兒。(華盛頓總統的遠親，曾與他通信。) 在二十一歲時，她與亨廷頓伯爵 Theophilus Hasting 結婚。丈夫於 1746 年逝世，財產由她繼承支配。不過，這智慧的婦人，沒有把財產看為她的私有物；她善為忠心良善的管家，致力於支持循理派福音運動，超過半個世紀，影響廣及大西洋兩岸。

像當時許多貴族階級，她一生屬於英國聖公會。不過，她的心屬於主，不拘囿於宗派組織。1739 年，她參加循理會 (終約翰衛斯理一生，Methodist Society 不是宗派教會)。她接受加爾文主義信仰，因用她的身分，經常邀約貴族階級的人士，參加她家中的聚會。除在倫敦外，她在 Brighton, Bristol 和當時有名的度假休養勝地 Bath 也有產業，作聚會之用；在其地上建立會堂，並聘任會牧 (Chaplains)。她也大量捐助，建立各地的會所，包括 Turnbridge Wells。她最敬仰的教牧是威特腓，常邀請在聚會中講道，因此也傳播循理派的信仰。

1767 年，牛津大學有六名學生，涉嫌“狂熱分子”，即循理派，被校方開除。亨廷頓夫人感覺訓練福音使者的需要，迅即採取行動，次年，在威爾斯建立了崔巍迦學舍 (Trevecca House in Talgarth, Brecknockshire)，以造就教牧，規制相當於聖經學校，只是不能用正式學院或神學院的名稱。1768 年八月二十四日，在開學典禮上，請威特腓講道。那時，威特腓的妻子伊莉莎白剛離世不到兩週。他講：“趁著白日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，黑夜來到，就沒有人能作工了。”

因為她信任威特腓的廉正無私，景仰他的品格，在他身上看出是有神同在的僕人，也就積極支持與他有關的事工。她知道教育的重要，幫助威特腓在美洲殖民地喬治亞的畢士大孤兒

院，捐款給達茅茨學院(Dartmouth College, 1769)並普林斯頓大學(Princeton University, 原 New Jersey College, 1746)造就無數人才。1760年，哈佛大學遭受火災，損失嚴重；亨廷頓夫人積極的幫助；她更超越了種族膚色的差異，也支助 Eleazar Wheelock 牧師在康乃提克印地安人學校的工作。

當循理派因教義問題意見不同，引致分離的時候，她同意威特腓所持加爾文主義的信仰。但她保持與衛斯理的友誼，後來還請衛斯理去講道。到威特腓逝世以後，她還是與衛斯理同工。當時的循理派，正如光照在暗處，顯出國教會的腐敗，特別是教職人員以為有了衣食，就懶惰因循，不肯作工；因此，循理派被冠以：狂熱，自義各樣的惡名，並不是到處受人歡迎的；但她敢於站在真理一邊。

她愛主無私的心志，在一封致約翰衛斯理信中顯明出來，她說：

繼續不斷的為普世全人類有益，是最重要的功課。當我們完全奉獻給主，我確定心中最大的願望，就是把我們的時間，才能，生命，魂和靈，獻上作為在地上持續的活祭。

抱持廣闊的心，在世上偏遇上狹隘的人。

不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。

英國聖公會的教職人員，並不都是得救蒙贖，心被恩感，奉獻事主的人；他們以教職為出路，為官方教會所雇用，並不是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他們既不注心屬靈的事，也沒有屬靈的供應；羊群困苦流離，自然湧向循理派的會堂。

在1779年，在Spa Fields的官方教會，眼看自己教堂空有建築，卻成了“門全冷落車馬稀”的情形，自然嫉妒，卑鄙無恥，不自檢討悔改，卻向法院控告伯爵夫人的新會堂，妨礙他的權利。原來官方教會的人民，須於主日出席聚會，並繳納十分之一。其中參加循理派會堂的，雖仍多繳納十一，另外自己向會堂奉獻，他卻是不甘心。

亨廷頓夫人是虔誠的英國聖公會信徒，有貴婦的身分，照法理在其領地上有設立“家庭會堂”的權利；但那樣的會堂，依慣例是為家庭，包括親人，朋友，傭僕和佃農等組成，而實際情形，已經遠超過那範圍，成為地方教會。至此，不得不登記其會堂為“非國教”聚會。所有屬於國教會的會牧，都得辭職。這樣，愚昧的控告者，成了為淵驅魚，強迫聖徒分離。後來到亨廷頓夫人去世後，其會堂多為公理會管理；崔巍迦學院則移至劍橋。

教會不僅要威特腓和衛斯理，也需要忠心有見識的管家。

亨廷頓夫人的手，是祈禱的手，是張開奉獻的手。誰都不能估計，交在主手中的錢財，會發生多大的波瀾效果。

約翰衛斯理於 1791 年三月二日逝世。同年，三個半月之後，亨廷頓伯爵夫人，也於六月十七日離開世界。

循理派和亨廷頓夫人，為最沒有希望的英國，帶來了波瀾壯闊的復興，給他們生活過的世界，留下許多改變的生命，免於經歷殘暴的流血。

次年，法國的暴民恐怖統治，斷頭台下血流成渠，使國家留下長久的創痕。

今天，不少人在空喊道化文化，但有誰誰肯效法亨廷頓夫人呢？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